



中国经典名著

张文祥刺马案

(下)

〔清〕平江不肖生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 1
- 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 . . . 11
- 第二十三回 练工夫雾拥峨嵋山 起交涉钟动伏 . . . 20
- 第二十四回 射怪物孙癞子辞师 卖人头邓法官 . . . 30
- 第二十五回 斗妖术黑狗抢人头 访高僧毒蛇围 . . . 39
- 第二十六回 显法术铁丁钉巨树 卖风情纤手送 . . . 53
- 第二十七回 邓法官死后诛妖孙 癞子山居修道 . . . 62
- 第二十八回 红莲寺和尚述情由 浏阳县妖人说 . . . 71
- 第二十九回 神僧有神行钟名鼻 涕恶鬼作恶事 . . . 85
- 第三十回 诛妖人邑宰受奇辱 打衙役白昼显阴 . . . 92
- 第三十一回 救徒弟无垢僧托友 遇强盗孙癞子 . . 100
- 第三十二回 施巧计诈醉愚船主 救客商装梦捉 . . 114
- 第三十三回 仗隐形密室闻秘语 来白光黑夜遇 . . 122
- 第三十四回 报兄仇深宵惊鬼影 奉师命彻夜护 . . 131
- 第三十五回 闻警告暂回红莲寺 报深仇巧刺马 . . 144
- 第三十六回 郑青天借宿拒奔女 甘瘤子挟怨煽 . . 153

第二十一回 赠盘缠居心施毒计 追包袱无意脱

话说郑时听了张文祥发急的话，翻起两眼望着张文祥的脸，出神了半晌。才一把挽了张文祥的手，走出花厅，到一处僻静所在，低声说道：“你以为这公文果是从四川总督衙门里来的么？”张文祥惊问道：“难这公文也可以假造的吗？”郑时叹道：“人心难测，你只想想：你我两人在四川的声名，究竟谁的大些？”张文祥道：“一切的事都是由我出面做的居多，知道我的人，自比知道二哥的多些。”郑时道：“好吗。这公文里面，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别人和老四都没有提起。老四到山东的时日比我久，何以四川总督就只知道有我呢？”张文祥道：“我心里也正是这们想，然则这公文毕竟是怎么来的呢？”郑时仍是叹气摇头道：“人心难测，我不愿意说，说起来你也呕气，我更呕气。你的性子素来不能忍耐，甚至还要闹出很大的乱子来。”

张文祥急的跺脚道：“二哥简直不把我当人了吗？我跟二哥这么多年，出生入死的也干了不少的事，何时因性子不能忍耐闹过事？这几日我看二哥的神气，大异寻常，好象有很重大的心事一样，我几次想问，都因二哥说旁的话岔开了。于今忽出了这桩意外的事，二哥还不肯对我实说，不是简直不把我当人吗？”郑时握住张文祥的手道：“你不用着急，我仔细思量，这事终不能不向你说明，我悔当日不听你的话，胡乱娶了柳氏姊妹同来，以致有今日的



事。你以为马心仪这东西是一个人么？说出来你不可气忿，柳氏姊妹都被马心仪这禽兽奸通了，”郑时说到这里，觉得张文祥的手，已气得发起抖来，即接着劝道：“这事你就气死，也是白死了，且耐着性子听我说完了，再商量对付罢。”

遂将那日在正房窗外所闻见的情形，继续述了一遍道：“象这样来路不正的女子，我也明知道是靠不住的，我只因平生好色贪淫，每遇女色，就不由得糊涂不计利害了。我受报是应该的，毫不怨恨。只可惜你一个铁铮铮的汉子，平时视女色如蛇蝎的，也为我牵累，呕此齷齪之气了，我心里甚为不安。”

张文祥道；“二哥何必说这样客气话。我细细想来，倒不觉得呕气。我与柳无仪名虽夫妇，实在和邻居差不多。我一则因她是柳儒卿的女，她不知道我是张文祥，不妨和我做夫妻，若将来知道了，她念父仇，则夫妻成为仇敌，我送了性命还是遭人唾骂。若她竟因私情把父仇忘了，则这种妇人的天性凉薄可想，我如何能认她为妻室呢？我既明知是这般配合的夫妇，万不可能偕老，又何必玷污她的清白，以增加她忿恨之心呢？二则因我练的武艺，不宜近女色。当日为二哥与无非已结了解之缘，使我不得不勉强迁就，然直到如今，彼此都不曾沾着皮肉。二哥前日既劝我那些言语，大约我对无仪的情形，也可以推测得几分了。原不过挂名的夫妻，管她贞节也好，不贞节也好，我越想越觉得犯不着呕气。还得劝二哥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，只思量将如何离开这禽兽下流之地。”

郑时点了点头道：“四弟真是个人有为有守的人，愧我



在读诗书，自谓经纶满腹，真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人。你我相交十多年，到今日才知道你有这般操守，我不成了个瞎子吗？，你当日在船上说的话，我不能听从，不是个聋子吗？我自从那日在上房窗外看见了那种禽兽行为之后，就无日不思量离开此地，只因一时想不出相安的去处，所以迟疑不能决。想不到马心仪就有今夜这番的举动，他是这们一来，我倒不能悄悄的偷走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原来的情形既是如此，那么淫贼今夜这番举动，其本意不待说便是打算借此将二哥和我撵跑，所以刚才他已露出放二哥逃走的意思来。我们到了今日，难道在此还有甚么留恋。只看二哥的意思，就是这们不顾而去呢？还是想警戒这淫贼一番再走？打算如何警戒他，我都可以包办。”

郑时道：“警戒他的举动，尽可不必要。这种不体面的事，我们极力掩饰，还恐掩饰不了，岂可再闹出些花样来，自己挑拨的给外人知道。我若不为想顾全这点儿体面，早已离开这里了。于今四川总督的公文，在我自己可以断定是假的，而外人不明白这里面实在情形的，决不会猜疑到假字上去。我若在此时悄悄的逃走，将来绿林中朋友，必骂我不是汉子，只顾自己贪生畏死，不顾结拜兄弟为难，没有义气。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谁还认这人面兽心的东西做结拜兄弟。”郑时道：“这却不然。你我心里尽可不认他，口里不能向人说出一个所以然来，没有趣味。我当日不杀他，反和他结义，并用种种方法，使他的功名成就，原想今日借他一点儿力量，开你我一条上进之路。我平生不倚靠旁人，倒也轰轰烈烈的干了半世，谁知一动了倚靠旁人的念头，就没有一件适心遂意的事了。不但凡事都不顺手，



连心思都觉不如从前灵敏了。”

张文祥道：“没有志气的人，每遇失意的时候，多喜说颓丧厌世的话，二哥怎么也说出这些话来了呢？依我看来，这公文算不了一回事，既决计走就走他娘，管甚么人家骂不骂。绿林中人巴结官府想做官，就是应该挨骂的了，我因不愿意再与那人面兽心的东西见面，趁今夜悄悄的走了完事。且看他们这般狗男女，究竟能快乐多久。”郑时摇头道：“此时已是半夜，离天明不久了，待走向那里去，休说我不能和你一样穿檐越脊，如履平地。即算我有你一般的能耐，也不情愿悄悄的偷走。你是与那公文无干的人，趁这时就走，倒是上策。”张文祥叹道：“我若肯撵下二哥，一个人逃走，岂待今日。二哥既是存心要来得光明，去得正大，我也只好听凭二哥。”

二人正在说话，忽听得施星标的声音，二哥二哥的一路从里面叫了出来。郑时连忙答应。二人回身走到西花厅，只见施星标一手擎烛，一手托着一包似乎很沉重的东西，愁眉不展的向郑时唉声说道：“真是天有不测之风云，人有旦夕之祸福。我简直做梦也想不到忽然会有这们一回事。”张文祥接声叹了一口气，正待答话，郑时原是和他握手同行的，忙紧捏了张文祥一把，抢着答道：“公文虽是这们来，好在有大哥这般的靠山，还怕甚么。不过累得大哥为我的事麻烦担风险，我心里终觉有些不安罢了，于今是大哥教四弟来有甚么话说么？”施星标一面将手中的包儿递给郑时，一面说道：“大哥口里虽不曾说甚么，只是我看他脸色神气，也有很为二哥这事着急的样子。这包裹是大哥交我送给二哥的盘缠纹银二百两。大哥说，他还



有要紧的话和二哥说，奈院里不便说话，教二哥且到鸿兴客栈里停留半日再走，他改装悄悄的前来相会。”张文祥忍不住问道：“与其白天改装到鸿兴栈去说话，何妨此时到这里来，或教二哥到签押房去呢。”施星标道：“三哥不知道大哥为这事担着多大的干系，必然是因在这里说话，有多少不便之处，所以宁可改装到鸿兴栈去。”这时郑时因伸手接那银包，不曾握着张文祥的手，听张文祥这么说，很着急的抢着说道：“大哥思虑周密，不会有差错的，我本当即时上去道谢。只因此时夜已深了，大哥白天事多，恐怕扰了他的清睡。不过得托四弟转达几句话：公文上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只我一人避开，便可无事，家眷不宜与我同走，我并不向内人说明。我将内人寄在大哥这里，千万求大哥照顾。”张文祥见郑时到这时候还说这种言语，不由的气忿填膺，那里忍耐得住呢，逞口而出的说道：“这何待二哥嘱托，公文上虽没有我的名字，然二哥既不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做甚么，无论去甚么所在，我始终跟着二哥走便了。”

这几句话，只急得郑时不知要如何掩饰才好，幸喜施星标为人老实，听不出张文祥的语意来。也接着说道：“三哥的话不错，我们都是自家兄弟，二嫂留在这里，何待二哥嘱托照顾呢。难道大哥还好意思不当自家的弟媳妇看待吧？”张文祥又待开口，郑时连忙截住，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拜托总是应该拜托的。四弟上去回大哥的话，请顺便说三弟为人疏散惯了，在此地打扰了这们久，于今也想到别的地方走走。不待说他的家眷也是要寄居这里的，”施星标道：“公文里面既没有三哥的名字，三哥何必走甚



么咧？”张文祥道：“定要公文中名字才好走吗？等到那时，只怕已经迟了呢。”郑时惟恐张文祥再说出甚么话来，急将手中银包交给张文祥道：“三弟不要说这些闲言杂语，且把这银子收起来罢。我两人的盘缠都在这里，搁在你的身边妥当些。”这们一来，才将张文祥的话头打断了。好在施星标是个心粗气浮的人，听了也不在意，当下就回身复命去了。

郑时见施星标已去，便跺脚埋怨张文祥道：“我的性命，只怕就断送在你这些话上头上。”张文祥吃惊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郑时道：“你听人说过强盗出于赌博，人命出于奸情这两句古语么？寻常和人女子通奸，给女子的丈夫知道了，尚且多有谋杀亲夫的举动。何况一个官居极品，一个有罪名可借的呢？我就处处做作得使他不疑心我已识破，还愁他不肯放我过去，故意发出言语来使他知道，还了得吗？”张文祥忿然说道：“二哥不要是这般前怕龙后怕虎，为人生有定时，死有定地，杀了头，也不过一个碗大的疤。他不要二哥的命便罢，他要了二哥的命，我若不能要他的命，算我不是个人。”郑时急忙掩住他的口，说道：“我其所以不早向你说，就是为你的性子不好，怕你胡闹。你要知道，我们此刻不能和在四川的时候比了。便是在四川，手下有那么多兄弟，也只能与不成才的县府官为难，司道以上，就不容易惹动他了。于今你我都是赤手空拳，常言：单丝不成线，独木不成林。一轻举妄动，便是自送性命，于事情无益，反遭了骂名。”

张文祥听了这些话，心里益发呕气，只口里懒得辩论。这夜二人等到天明发晓，就不动声色的走出了巡抚部院。



张文祥道：“我们何不就此出城走他娘，还去鸿兴栈做甚么呢？”郑时道：“不然。我原是不打算偷逃，才等到今日，早走本十分容易，已到今日，他若没有杀害我的心思，我用不着逃走。有心杀害我，岂容我一个人单身逃走？”张文祥没得话说，跟着走到鸿兴栈。郑时与张文祥商议道：“我仔细想来，你我命里，于妻、财、子、禄都是无缘。亏得当日经营了一个红莲寺，从此只好出家不问世事。我在这里等着，你去街上买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，和长行人应带的雨具之类，马心仪来过之后，我们便好登程。”张文祥应着：“是”，带了银两出来，匆匆忙忙买了些东西，连同银两做一个包袱捆了。忽然觉得有些心惊肉跳，不敢多耽搁，回头向鸿兴栈这条街上走来。

离鸿兴栈还有半里远近，陡见前面有无数的人，如潮涌一般的奔来，少壮的争先恐后，将老弱的挤倒在地，背后的人又拥上了，就在老弱的身上踏践过去。只挤得呼号哭叫，登时显得纷乱不堪。张文祥看那些人面上，都露出一一种惊疑的神气。心里正想扯住一个年老些儿的人，问他们为甚么这般惊慌逃跑。那些人跑的真快，一霎眼就拥到跟前来了。张文祥向旁边一闪，打算让在前面的几个少壮男子冲过去，再扯往年老的话。谁知这一闪却闪坏了，脚便还不曾踏稳，猛觉有一个人向胳膊上撞来。这一下撞的不轻，只撞得张文祥头脑一昏，被撞的胳膊，痛的与挨了一铁锤相似，两脚站立不住，一翻身就栽倒了。张文祥心想：这东西好厉害，那来的这们大的气力，竟能将我撞成这个样子。会武艺的人毕竟不同，便是躺下了也比寻常人起来得快些，张文祥正待奋身跃起，就觉有人将他的胳膊



膊挽住，往上一提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张文祥乘势跳起身来看时，仿佛是很面熟的一个人，已撇开手上前挤去了。

张文祥陡觉背上轻了，反手一摸，不见了包袱，不由得着惊，暗想道：“难道连缠在背上的包袱都撞掉了么？”再回头向地下寻找，那里有甚么包袱呢，随口骂道：“将我撞倒的那个东西，一定是个剪绺的贼。怪道他那们重的撞我一下，原来是有意来偷我包袱的。这包袱是我兄弟逃命的盘缠，由你偷去了就是吗？怪道他挽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提了起来，若不然也取我背上的包袱不住。”一面骂着，一面不迟疑的折身追赶，喜得那人还走得不远。分明看见他一手提了那个包袱，向前跑几步又回头望望，好象看失包袱的追来没有追来的神气。只是张文祥走街边追赶，那人只回头看街心的人，眼光不曾做到张文祥身上，张文祥气得胸脯几乎破裂了，暗骂：你这不睁眼的小贼，怎么剪绺会剪到我身上来了呢。紧追了几步，忍不住旋追旋喊道：“哇，你抢了我的包袱，打算跑到那里去？你若是知趣的，赶紧退我还没事，定要我追上，就休怪我不饶你啊。”张文祥不是这们喊，便也罢了，那人跑得并不快，且不断的回头，要追上还不容易些，这几句话一喊出来，那人听得回头望张文祥一眼，两脚登时和打鼓的一样，急急的跑起来了，似乎嫌包袱提在手中不好畅所欲跑，边跑边将包袱照样缠在背上，这种气教张文祥如何能受，也就尽力量追上去。两人的脚步都迅捷如风，顷刻便追到了城外，张文祥只是追赶不上。又追赶了一会，看见前面有一个庙宇。张文祥心里才忽然想起来了，原来这个抢包袱的人，便是



在那日在街上遇见用胸膛抵住骡车不许过去的异人。因那日这人的酒已喝得酩酊大醉，神情态度与今日大不相同，所以见面但觉面熟。加以心中有事，一时竟想不起来。此时看见了关帝庙，才将那日的事触发了。张文祥既想起了抢包袱的就是那异人，心里倒不着急了，也不觉气忿了。因为料想有这般大本领的人，决不至存心抢人的包袱，是这般举动，必有原故。再看这人果然背着包袱，跑进关帝庙里去了。

张文祥跟进庙门，只见这人已将包袱就庙门旁边的地下打开来，取了一件新买的衣披在身上，一摇一摆的，低头打量称身与否，见张文祥走来，也不理会。张文祥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遇了这种异人，自然不敢怠慢，当即上前作了个揖，说道：“前日从某处追随老丈到这里，原是要听候指教的，因不敢扰了老丈的酣睡，以为在别处盘桓一会再来，老丈必已睡足了。谁知在别处略耽搁了些时，回头来老丈已酒醒出去了。今日难得老丈肯这们赏脸，特地把我引到这里来，请问有甚么见教之处？”这人抬头看了看张文祥，做了不认识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认识我吗，你既认识我，怎么骂我是剪辂的小贼呢？”张文祥笑道：“那是我的两只肉眼不争气，因为与老丈亲近的时候太少，突然于无意中遇着，一时想不起来。请问老丈，刚才那许多人，为甚么都惊慌逃跑？”

这人说道：“我也弄不清楚，我有一个朋友初到山东来。寄寓在鸿兴客栈里。我前几日去访了几次，都因去的时候太晏，我那朋友出门拜客去了。今日只得早些起床，等城门一开就到鸿兴客栈去，才和我朋友会了面，正是久



旱逢甘雨，他乡遇故知，彼此谈论得非常高兴。忽听得隔壁房间人声嘈杂，满客栈都震动了，那朋友拉我出房探看是甚么事，不看犹可，看时真险些儿反把我吓死了。原来挤满了一客栈的兵，刀枪炫目，威势逼人，就在隔壁房间里。据说捉拿江洋大盗。一会儿便拖出一个人来了，我看那里象一个江洋大盗，分明是一个很儒雅、很漂亮的斯文人，拖出来连话都没问一句，只怕姓名还不曾问明白，就在客栈门口杀了。杀了那斯文人也罢，忽然那些兵又说逃了一个，大家仍回身到各房间里搜查。是这般拿了不问情由的就杀，你说谁不害怕，自然一个个都向外面逃跑。一半兵在客栈里搜查，一半兵跟着逃跑的客追出来。过路的人不知道甚么事，也吓得乱跑。我怕的最厉害，所以跑得最快，不提防把你撞倒了，临时见财起意，取了你这包袱，谁知你这们小气，拼命跟着追赶。”

张文祥知道事情不妙，心里和刀割一般的难过，表面上仍竭力镇静着问道：“老丈可曾打听杀的那个江洋大盗姓甚么？”这人摇头道：“杀的人那里是江洋大盗，是鸿兴栈住的熟客，和现在山东的马抚台是亲戚。姓甚名谁虽不知道，只是大家因他确实是一个斯文人，料定他死得很冤枉。”张文祥听到这里，脸上不由得已急变了颜色，两眼同时忍不住流下泪来，不知这被杀的是不是郑时？且待下回再说。



第二十二回 报私恩官衙来侠客 遭急变石穴遇

话说这人见张文祥急得变了颜色，并忍不住流下泪来，即做出惊异的样子问道：“难道杀死的是你朋友吗？要你哭些甚么？”张文祥明知这人是个有来历的，其所以有这番抢包袱的举动，是恐怕他回鸿兴栈去自投罗网，有意是这般将他引出城外来，就是在暗中救他性命的，便不再隐瞒了，随即向这人跪下，说道：“我早知您老人家是异人，这番救我的盛意，我也明白了。你老人家既能是这般救我，我和郑二哥在督抚衙门里面的事，不待说是了如观火的了，于今我郑二哥既屈死在那人面兽心的淫贼手里，我惟有求你老人家指引我一条报仇的路，我的性命可以不要，这仇却不可不报。”这人忙伸手将张文祥扶起来，说道：“泪眼婆娑的跪在地下，若给到这庙里来烧香的人看见了，象甚么模样。”张文祥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我一则感激你老人家救命之恩，二则因报仇心切，非求你老人家指引，恐难如愿，所以不觉得跪下来了。喜得此地离城已远，行人稀少，敢先请示尊姓大名？再述我和郑二哥来山东的履历给你老人家听。”

这人冷冷的笑道：“你也毋须告诉履历，我也毋须通报姓名。那郑时枉担了半世英雄之名，自谓经纶满腹，原来也不过是一个好色之徒，将仇人的女骗做老婆。到今日才身首异处，我已嫌他死的太迟了，你还提甚么报仇的话。”张文祥听了，心中好生不快，若在平日见寻常人这



般批评郑时，他必已怒不可遏的和人反脸了。此时因知道这人本领比他自己高，又是曾救他性命的，不敢不耐住性子，说道：“话是不错，我郑二哥好色贪淫，确有应得之罪，但无论如何不能说，应该是这们不明白的死在忘恩负义的马心仪手里。如果是明正典刑，死于王章国法，我有甚么话可说呢？我报仇之念已决，至死不悔。”这人忽然现出欣笑的样子来，说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是好一个义烈汉子，这里为来庙烧香的必经之地，不便谈话。你将包袱拾夺好了，随我到僻静地方商量去。”旋说旋把披在身上的新衣脱下，交给张文祥。张文祥心里也就安慰了许多，说道：“这衣我原是买给我郑二哥穿的，你老人家穿上既合身，何不就将他穿上？”这人笑着摇头不做声。张文祥知道他是表示用不着的意思，遂不多说。捆好了包袱，仍旧驮在背上，跟随这人走出关帝庙。

到附近一个树林茂密的山里，各自就石头上坐下来。这人先开口说道：“你决心替你郑二哥报仇，自是义烈汉子所应当有的举动。不过你的力量有限，这仇只怕你一时报不了。”张文祥道：“寻常的仇恨，便是估量自己的能力是否报得了。至于兄弟之仇，是顾不了许多的，那怕因报仇送了性命，我也甘心瞑目，毫无怨悔。并且我看马心仪那淫贼，除了官高势大之外，一点儿能为没有。我的本领果是不济，但自问对付那淫贼，还勉强能对付得下。我只要报了仇，便已完了心愿，也不想在人世苟且偷生了。”说时气忿填膺的样子，两眼火也似的发赤。这人摇着手，从容说道：“这些话不待你说，我是早已知道的。你报了仇再死，我相信你是甘心瞑目，没有怨悔。只是若你的仇



还不曾报得，反被仇人把你的性命害了，你甘心不甘心，瞑目不瞑目呢？”

张文祥道：“我在淫贼衙门里住的时候已不少了，淫贼果然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，就是满衙门的上下人等，也不见一个稍有能为的人。衙门里的路径门窗，我都熟悉。我逆料取这淫贼的性命，如探囊取物。”这人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真是一相情愿的话。你知道此刻有在暗中保护那淫贼的人，本领比你高强十倍么？”张文祥不由得露出惊疑的神气，问道：“是甚么人在暗中保护他？像这样的衣冠禽兽，有大本领的人为甚么不杀他，反在暗中保护他？也就大不分皂白吗？”这人道：“各有各的交情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即如那个郑时，据我们看来，不过是一个贪财好色之徒，这回被杀得一点不委屈。而你却不顾性命的要替他报仇，若旁人也和你刚才这一般的议论，不也要骂你太不分皂白吗？究竟在这黑暗中，保护那淫贼的是谁呢？我不妨说给你听，这期间有一段因缘，不仅你住在衙门里不知道，就是马心仪本人也不知道，并且连在暗中身任保护马心仪的人，都不知道。”张文祥道：“这就奇了，既是大家都不知道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这人微微的点头道：“自然有知道的人。我说出来，你就明白了。马心仪的母亲，从小就欢喜斋僧拜佛。而马心仪的父亲，却是一个毁僧骂道的人。这日忽有一个年约二十零岁的尼姑来马家化缘。马心仪的父亲不在家，他母亲因这尼姑生得端庄齐整，说话很在道理，就留在家中攀谈。不料一时天变，雷雨交作，尼姑不能作辞，他母亲便留歇宿。想不到马心仪的父亲回来，见尼姑生得貌美，顿



时起了邪念。半夜偷到尼姑睡的所在，想勒逼成奸。那尼姑在危急的时候，亏得马心仪的母亲来了，夫妻大吵了一场，他母亲将私蓄布施给那尼姑，亲自陪尼姑坐到天明，因此保全了那尼姑的节操。那尼姑是谁呢？当时没有名头，无人知道，就是如今人人钦仰的沈栖霞师傅。沈栖霞因那回在马家受了侮辱，险些儿失身匪人，遂自恨身体孱弱，没力量抵御侵袭，一转念之间，便决心访师学道。到现在修炼了五六十年，已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了。事情虽隔了五六十年，然沈栖霞总觉得受了马心仪母亲解围和布施的好处，应该报答，无奈没有机缘。直到现在，他才推算得是报答的机会到了，特地打发他在襄阳柳仙村收的两个男徒弟，到此地来暗中保护马心仪。他这两个徒弟的道法，虽不算高强，然不是修道有成的人，寻常人无论有多大的能耐，也休想敌得过他。”

张文祥问道：“你老人家知道他徒弟有多大年纪了么？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少年？”这人点头道：“两个的年纪差不多，都只二十多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张文祥将日前遇着挑豆腐担少年打狗的话说了。这人笑道：“你自问是他的对手么？你所见的这个，年纪比那个略小些，本领也还不及那个。两人每夜轮流值守在马心仪左右，岂容你去寻仇报复。”张文祥诧异道：“这就奇了，马心仪今日才杀我郑二哥，我因他杀了我郑二哥才存心报仇，这是顷刻间的事，如何沈栖霞师傅早已打发人前来保护呢？”这人笑道：“这倒毋须惊讶，我既受人委托，前来略尽人事，只得老实说给你听。你于今虽不认识我。我在几年前，却久已认识你了。我这番是受了你师傅无垢和



尚的托付，特地前来救你的。就因知道你在激于义愤的时候，必不顾利害，去寻马心仪报复。沈师傅的两个徒弟，只知道保护马心仪，他们并不明白你为的是甚么一回事。你是这般把一条性命送在他们手里，岂不冤枉？”张文祥忽然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说出受了我师傅托付的话，就知道必是孙耀庭师叔无疑。”著书的写到这里，又得趁这当儿，将这个孙耀庭的来历叙述一番了。

说起孙耀庭，也可算得是一位奇侠。他是浏阳县人，因小时候生了一满头的癞疮，浏阳人都叫他孙癞子。他的历史，若说给一般富于科学头脑的人听，不待说必叱为完全荒谬。就是在下是个极端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的人，当日听人传说孙耀庭历史的时候，心里也觉得好像是无稽之谈。直到后来阅历渐多，才知道孙癞子的事，绝对不荒谬，而拿极幼稚的科学头脑，去臆断他心思耳目所不及的事为荒谬的，那才是真荒谬。

闲话少说，却说孙癞子生长在浏阳一个极贫苦的人家。当他四岁的时分，浏阳地方遭瘟疫，孙癞子的父母同时染疫死了，只丢下一个伶仃孤苦的孙癞子，吃没得吃，穿没得穿，还亏了地方上人凑了些钱，将孙癞子父母安葬了。孙癞子长着一头的癞疮，龌龊得臭不可近，也没人理会他，他父母在日建筑的两间茅屋，不须多少时日不修补，便不能住人了，孙癞子也懒得在茅屋里居住。白天到乡村人家乞食，夜间或是灵官庙，或是土地堂，随处找一个可以藏身的所在安歇。是这般流落了两年，他有十二岁了。一日乞食到一处大作田人家，那家主问了问孙癞子的身世，便向孙癞子道：“你愿意讨饭吗？”孙癞子道：“谁愿

